

随笔

竹筒里面倒豆子

■郭昕



说说。
其实,所有的一切,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感觉已把局部生活握在手里化在心中,就想好好写写,让自己的创作生命再往前走走,看看是什么样的景象。于是就制订了《驯风记》《笑尘记》《藏雪记》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外人看起来,会吃惊,会觉得疯狂,实际上,我自己也被吓住了。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累死的计划。但有了想法,不去做,就很不男人。许是要让人看得起吧,便自觉行动起来。

常觉得,写小说,与其他行当比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盘算来,也只是个技术活,而且,是一个不大值钱的技术活。不过,就是这么一个活,却让人生生死死,着魔痴迷。经历些世事,写着,写着,心中的风景层层叠叠起来,才知道,这一辈子,要跟这个行当较劲了。

是技术,就有规律,古今中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大作家都有绝活,不过,人秘而不宣,不是人自私,不管谁都没义务来传道授业。因此,写作的活,只能自己探索,总结,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这是一条艰难又艰苦的路。

《驯风记》在定名面世之前,有过许多名字,也就是说,读者所看到的作品是经了若干次变化才固定下来的,说得好听些,是精益求精,是华丽蜕变,其实,不是那回事儿,不过是技术差,水平低,又不甘心的结果。纸面上得来终觉浅,深知此事要躬行。我的状态是,在酒桌上把牛皮吹破,可一趴到书案上,

则小心谨慎,苦苦在深不可测的艺术空间里追求。
为了写作《驯风记》,我把办公室设置成了流动的图书馆,不管工作如何变动,总有着上万册图书跟着我。得了组织上让“深扎”的活动信息,很是欣喜,早早报名,想,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真的是好事一桩。俗语说得好,天道酬勤。只要努力,定会有收获吧。不管是居官还是行商做学问,《驯风记》里设计的人物都是游子,是写成功以后的游子回归。自然而然,一想回归,就想到了老家商水。经过联系,老家接纳了我。商文联主席孙新华,人很干练,也如她写的散文诗一样美。著名诗人邵超,热情豪爽,是条汉子,他的诗短小优美,人与作品,反差很大。两个人,为我体验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收货,友情是我“深扎”的第一大收获。

深入生活,我认识了一位叫七儿的年轻

人,她用很特别的办法取得了家庭的领导权。她先让丈夫学会装修的手艺,她负责找活儿,小两口一组合,就挣到了钱。有了钱,她自作主张买了车,在城里买了房。平时,他们忙在城里,节假日就回到乡下的家里休息。以前,家里的“财政大权”由婆婆管,这样的生活结构出现以后,权力就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她的手上。想想,难道这不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出现的“第三元”家庭结构吗?

我还认识了十几位“棍友”,也就是生活在乡村里的“送葬人”,是靠下笨劲吃饭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大都没多少活,但我认识的那些人“生意”好得很。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编了许多“起灵歌”,做事时,有人出力,有人唱歌,把“送人”的过程文艺化,直接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这样的细节,是在书本中找不到的,也是虚构不来的。这是我“深扎”的第二个收获,丰富的生活发现给小说充了气,有了活力。这也是《驯风记》一完稿就能与出版社签约的原因。

半年“深扎生活”过后,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第一记”,如今《笑尘记》也写得顺风顺水。这得益于我建立适合自己的“三头”创作法,即:案头,床头,田间地头。在案头与床头,通过阅读,向中外经典学语言与技术,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观察,向生活要细节。

竹筒里面倒豆子——一个不留,是流行在家乡的一句歇后语。此次,我把“深扎”的经验倒出来,以供交流。若是以后还有机会,还有所获,就接着倒。

随笔

贾大嫂

■梁发占

1968年底,我入伍到北京卫戍区,在海淀区清河镇服役。部队的生产基地在昌平县的东沙格庄附近。每年连队轮流生产时,就驻在太平庄、东沙格庄、西沙格庄等几个村子。我在部队的几年里,从事生产时曾住过几个村庄,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东沙格庄的贾秀英大嫂家的那段生活。她对子弟兵倾注了无尽的情和爱。回想起往事来,我不由得心情激动,充满了对贾秀英大嫂的万般感激。

贾大嫂当年30多岁,中等身材,说话响快,白皙的脸庞上总挂着慈祥的笑容。她勤劳能干,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和邻居相处得很好。她爱人在北京市里工作,很少回家。她身边有两个男孩,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1969年秋季,我们连去生产基地收割稻子,在东沙格庄的贾秀英大嫂家住了两个多月。这期间,贾大嫂将我们班的几个战士视如兄弟,百般关心照顾。她看到谁的被褥脏了,换下的衣服没顾上洗,就不声不响地给洗净,晒干,叠压整齐,被褥也及时缝好罩上。几个月里,她家的洗衣机很少闲着,洗衣粉不知用了多少袋。当我们对她表示谢意时,她总是笑着说:“住到俺家就是一家人,不用客气,有啥只管说,能办咱就一定办到。这洗衣做饭的,在妇女手里不算个啥活。”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乌云密布,远处不时有闪电和闷闷的雷声。可是,连队下午就接到了晚上团部到村上放映电影的通知,在村东的一块空场地上,放映《英雄儿女》《地道战》等片。我们连100多名官兵和老乡有400多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刚放映半个半小时,突然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紧接着就是瓢泼似的大雨。大家不得不急速撤离。我们班几个战士还没跑到贾大嫂家时,人人头发、衣服已湿透,个个成了落汤鸡。在院子外的大路口,贾大嫂已经站在那里接我们哩,只见她左手拿着雨伞雨衣,右手拿着手电筒给我们照着路。大家都被这一幕感动得眼眶湿润,一时说不出话来。

最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件事。我的脚底长了个鸡眼,一挨地就钻心的疼,连走路也不行,严重影响到生产和军事训练。无奈,我只好让连队的卫生员给剜了,当时血流不止,回到住处,鞋内满是鲜血。贾大嫂看到了,立即找来了“石猴”,刻成粉撒在伤口处,然后包扎捆绑,很快止住了血。这件事虽已过去45年,可我仍记忆犹新,时时被贾大嫂的关爱感动着。我不禁想对远方的贾秀英大嫂说:谢谢您当年对我的照顾,祝您家庭和睦,晚年生活幸福。

大雪之后是严霜

(组诗)

■徐桂荣

想象一场大雪

要足够大,足够丰盈
铺天,盖地。一夜之间
不但阻断所有的河流,道路
还要埋没柴扉,门户,梅花的红
所有的人都不能上街,不再上街
包括孩子,小动物,和飞鸟

店铺关门,工厂关门,机关关门
我们终于有正当的理由
不早起,不上班
只躲在家里,守着小火炉
看书,看电视,打牌
聊天,喝酒,划拳
胡作非为,消磨时间

或者什么都不做,也不说话
只站在窗前
看茂盛洁白的雪花
怎样一朵一朵,一片一片
熙熙攘攘地忙碌着
将这黑白杂陈、诟病丛生的尘世
粉刷一新

雪地

这是一只小兽的蹄印
猫? 狗? 或者狐狸
无法确定
然后是我——
一只更大的兽
怀抱对一场雪同样的
好奇与欣喜
嘎吱嘎吱地走过
留下一串更大更深的脚印
与渐行渐远的蹄迹
时而相错
时而叠在一起

大雪之后是严霜

但是,又能怎么样哪
树木依旧直挺挺地挺立在
自己的根上
在新叶子长出来之前
它们拒绝说话也不轻易摇晃
只有飞雀的叫声越来越欢快
越来越嘹亮

又能怎么样哪 厚厚的腐叶下
一丛丛青菜、青草
不知姓名不明来路的新芽
刚刚还薄面含霜,冷眉相向
此时被初阳的小手稍一抚摸
就眉眼闪烁地抖搂出满腹的葱翠

又能怎么样哪
辽阔的豫东大平原
一望无际的麦苗,麦垄,麦田
绵绵不绝地绿着,起伏着
刚刚跨过一场大雪
就被日复一日的严霜围困

但是,又能怎么样哪

